

武汉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武汉办事处对美蒋的斗争

.....	郑绍文 (1)
三打侏儒山 全歼伪一师.....	张 斧 (11)
汉阳建党与消灭黄陵矶日寇之战.....	肖文安 (27)
国民党在武汉沦陷前后的潜伏部署.....	张孟青 (33)
沦陷时期的国民党武汉谍报组.....	鲍志鸿 (67)
武汉沦陷时期汉奸政权的演变.....	秦特征 (85)
沦陷时期的国民党汉阳县政府.....	吴济平 (100)
日寇暴行见闻片断.....	肖幼三 (104)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逃窜、瓦解纪实.....	梁上贤 (106)
江岸铁路地下斗争亲历记.....	史汉生 (113)
武汉经济略谈 (上)	杨 铎 (117)
卢作孚与民生公司.....	黄绍洲 (141)
武汉地区的中药材行业.....	刘克绳 (157)
武汉市碾米工业的回顾.....	郑耀卿 (170)
我在汉口金城银行的一段经历.....	甘助予 (179)
楚剧改革的先行者——沈云陔.....	张惠良 (186)
汉口基督教荣光堂.....	李叔芳 (193)
江岸地区清真寺的来历.....	陈长云 (199)
小资料：七七事变.....	(84)
一二八事变.....	(198)

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 武汉办事处对美蒋的斗争

郑 绍 文

从宣化店到武汉 向周副主席汇报 在重庆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苍老去
来 与国民党的明争暗斗 驳斥何应钦 突围应变 飞抵南京 听取周副主
席指示 由北平到张家口

一九四六年春天，在我党与国民党和平谈判期间，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调我去武汉参加谈判，由廖汉生同志接替我的江汉军区政委职务。当时，中原军区李先念司令员和王震副司令员都在武汉，中原局指示我在禹王城等候先念同志，由他直接向我布置任务。

禹王城在宣化店之南约四十华里，是我军前哨阵地，由此往南便是国民党部队防地。我在禹王城等了几天，先念同志从武汉回来了。他对我说，为了加强我军在武汉方面的工作，决定成立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武汉办事处，并已与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郭忏谈妥，由我任办事处少将处长，同时作为先念同志的私人代表，以双重身份开展工作。先念同志还十分细致地向我交代了与美蒋方面打交道时必须注意的问题。于是，我带着许达山、熊中节和《七七日报》女记者夏菲同志，走到黄陂县河口，上了我们的一部汽车，三月十二日到达武汉。

中原军区武汉办事处设在德明饭店的二层楼上，有一部电台。我们去的时候，军调处第九执行小组的我方首席代表薛子正

同志向我介绍了情况。过了大约三天，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派来一架专机，童小鹏同志随机来汉，要接中原局书记郑位三同志到重庆去。我发电通知位三同志。他回电说，工作很忙，一时难得脱身，要我作他的代表。童小鹏同志向周副主席请示，得到批准，三月十五日，他就和我从武汉乘飞机到重庆了。

中共代表团驻在重庆上清寺。我去了以后，首先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中原地区执行停战协定和武汉谈判的情况，接着，广东东江抗日纵队政委林平同志也来了，住在我隔壁。叶挺同志住在我们对面的房间。

叶挺同志是新四军的老军长，他听说我是新四军第五师的代表，对我们部队非常关心，常常到我房间里来问五师情况，我们五师同志对叶挺同志的高风亮节素怀敬仰之情，我就对叶挺同志说：“五师同志都很想念你，欢迎你到我们那里去！”他说：“我也很想去看看你们的部队，可是得请示中央才能决定啊！”谁也没有想到，不过二十天以后，四月八日，叶挺同志不幸乘机遇难，五师同志竟没能见到他，实在是终身憾事。

那时，国民党反动派不仅破坏停战协定，一再向我军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还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宣言上颠倒黑白，诬蔑我党破坏停战协定，“要求中共部队即速停止继续攻袭”。周恩来同志要我们到重庆的目的，就是要驳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诽谤，向中外舆论披露事实真相。他在听取了我的汇报以后，指示中共代表团的“秀才”，根据我的汇报材料，以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对我走访的形式写了《反动派蓄意消灭有功部队，新四军第五师被围，粮绝》的报道和社论《为新四军五师呼吁》，亲自加以修改，在三月十八日见报。

新四军第五师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一直孤悬敌后，中外舆论界对我们的情况不完全了解，《新华日报》的报道，首先对五师基本情况作了介绍。报道说：“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同志所部，

乃一九三八年日寇相继侵陷武汉应城，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枪支四散于途之际，由当地共产党员联合民众奋起保卫家乡，抗拒敌伪进攻而成立。八年来艰苦作战屡歼敌伪，收复豫鄂两省广大地区，西至宜昌附近，东抵九江，南至石首、公安、阳新、大冶，北上漯河，建立了广大的豫鄂解放区。在敌侵鄂西与长沙战役中，策应正面国军作战，牵制敌军，协同友军作战，以及解救友军和营救美空军人员，供应武汉地区之空军情报，因而获陈纳德将军及当事友军将领之奖励。国民党老党员潘怡如、杨经曲先生为当地知名之士，均参加解放区政权工作。”

接着，报道揭露了国民党一系列破坏停战活动：“自去秋日寇投降，不久双十协定公布，我新四军第五师分布长江以南部队，奉命自石首、公安、阳新及武昌附近撤至江北，以示忠实履行协定。可是到去年十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大量收编伪军，联合向我猛烈进攻，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一举歼灭此抗战有功之部队。彼方猛攻不已，我为求实现和平，东向豫南光山，以求生存，而国民党军队仍复尾追。在光山得停止冲突命令，我立即通知国民党军队停止冲突，对方不顾停战命令，继续进迫，夺占光山。我五师五万余人撤退至鄂境宣化店周围现驻处，但国民党部队仍在步步进逼，全面封锁。本月十二日十三师罗山、应山部队进攻我鄂中分区之张杨店及鄂东国民党卫队围攻我夹山地区之漆少川部，又是近例。近日以来，此类进攻，突然增多。目前我军驻区直径只一百华里，容此五万大军，给养极度困难，全军每日能吃薄粥二顿，已算最好，国民党军队则密布四周，大肆建筑碉堡，不许我军向外采购军粮民食。”最后，这篇报道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方面这一系列罪恶活动的目的是“期在削弱我军，最后一举歼灭我军。”

《新华日报》社论《为新四军五师呼吁》一文，则高度评价了抗日战争期间我军转战鄂豫两省的光辉战绩，揭露了国民党企

图歼灭我军的罪恶行径，最后大声疾呼：“现在呼吁全国同胞，起来督促当局，立即停止对第五师的进攻，立即撤销封锁，允许非武装人员往来采购之自由。”“呼吁三人委员会立即采取行动来制止这种情况！”“鄂豫边区的军民，正以极度悲愤的心情，伫待一个合理的解决。”

就在三月十八日，《新华日报》发表消息和社论的这天晚上，周恩来同志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由广东东江纵队政委林平同志和我两个，分别就广东和中原地区我军被国民党部队围攻封锁的情况提出控诉，周恩来同志最后发表了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在谈到停战问题时，周恩来同志义正词严地指出：

“国民党二中全会在宣言上要求中共部队即速停止继续攻袭，但实际上究竟是谁不遵守停战命令实行继续攻袭？只要听到方方林、郑两位关于广东、湖北情形的报告，就很清楚了。”这次谈话现在收集在《周恩来选集》上卷。

中外记者招待会开过以后，我要求回湖北，周恩来同志说：“别急，等几天和董老一块儿走吧。”三月二十四日，我就跟随董老乘专机到达武汉了。

董老此行的任务是：第一，代表中共中央慰问边区军民；第二，向边区军民解释关于停止冲突问题；第三，帮助解决边区军民粮食恐慌。董老在武汉逗留了一个星期，就由吴德峰同志陪同，三月三十日去到宣化店。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为欢迎董老，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董老在郑位三同志致欢迎词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创建新四军第五师我曾尽了一分力量，今天看到这支部队成长壮大，去年又有华北八路军来此会师，所以我特别高兴。董老说，你们在八年抗战和几个月的反内战中，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出了很大的力量，然而今天不仅未得到褒奖，反而被反动派封锁包围，受苦受饿，我怎么不来看一下呢！董老说：“党中央毛主席和各地同志都很关心你们，其他解放区都在

动员接济你们的物资财粮，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中共代表团也节省一部分钱出来给你们，相信经过八年抗战的磨炼的我中原地区军民，只要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一定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在宣化店逗留十天之后，董老在四月九日返抵武汉。他是湖北的辛亥革命元老，在湖北有深厚的社会关系，他一到这里，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找他，董老经常为接待各方面的来访者忙到深夜。

董老很关心我们的工作，考虑问题十分周到细致。一天，他皱着眉望着我穿的膝头补了几个大补钉的斜纹布军棉服，说道：“你这象个什么少将啊！怎么不做套好点的军装穿？你要知道武汉是讲衣冠穿着的，在这里从有利工作出发，穿好一点就会有想不到的好处。”不久，办事处的同志按照董老的意见，就给我做了一套洋布军装和一套西服。

当时，我们在武汉的活动经费都是从各个军区送来的，一捆捆的钞票用麻袋装着，堆在我的床下，谁也懒得去清点数目。后来董老看见了，就叫我们把钱拿去做点生意或者存到钱庄上去生息。他说这样可以减轻边区人民的一些负担嘛！按照董老指示，我们就通过社会关系，开始做运盐的生意，并把所有的现款都存到钱庄里去了。

我们办事处在武汉谈判时，敌特机关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我们的监视。我们办事处住在德明饭店二楼，国民党的特务就布置在该楼房的对门，即胜利街亨达利钟表店的后面楼上（即现在春明楼的厅堂上首后面），正对我的住房，进行活动。我们早已看在眼里，很注意窗帘的掩护和开放，有时“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使敌人一无所获。国民党每天都有三个宪兵在那里值勤，勤杂工中也夹着国民党特务。我们同志有事出门，总有几个跟在后面盯梢。特别是办事处对面，我们经常吃饭的波茨坦饭店，有的女招待就是特务。每逢我们去时，她们就卖弄风骚，企图勾引我们的

干部，我们的同志都互相告诫，‘不要与她们勾勾搭搭，我们规定添饭要水都自己动手，更不准和她们攀谈，如果谁违犯了就送回宣化店。大家很警惕，女特务们就没有空子钻了。

我从重庆回武汉后，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郭忏故作殷勤，派了一个少校联络参谋到办事处来，此人姓郑，自称是来为我“效劳”，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实际上他是个特务，是郭忏派给我的尾巴。我想，那个姓郑的联络参谋既然是为我“效劳”的，我就不客气地把他当勤务兵用起来。当时，我们办事处有一辆吉普车，每逢我们要上街，我就吩咐他备车，作向导，买了东西上车之前也叫他拿。在我要去会见自己同志，办些秘密事时，别的同志就会来把他缠住，我便换上西服独自出去了。

当时，汉口洞庭街有一家蜀珍饭店，是四川馆子，我常去那里吃饭，有时也在那里的二楼上宴请三人小组的美蒋代表。馆子里有位厨师，在五师当过炊事员，每次我们到那里去时，他就悄悄告诉我们，馆子里哪些人是特务，要注意一些。有一次，我在那里请第九执行小组国民党代表卢济时吃饭，酒过三巡，卢忽然举起杯来说：“来吧，为消灭共产党而干杯！”我举杯和他碰了一下，说道：“共产党消灭那还是很遥远的事情，我们还是现实一点，为消灭国民党而干杯吧！”说完，我就一饮而尽，卢济时也只好陪着喝了。

就在我们根据周恩来同志去宣化店视察后签订的《汉口协议》，把伤员转移到华北以后，我曾经举行过一次宴会，招待随行的美蒋代表。这一次，三十二执行小组的国民党代表陈谦（叛徒）喝得酩酊大醉，散席时，把公文包掉下了，我们一面派车送他回家，一面把皮公文包带到办事处，连夜把他的文件赶抄下来。

第二天，我们派马寒冰同志把公文包送去，叛徒陈谦神色十分紧张，一见到马寒冰同志就说他的公文皮包丢了，问我们拾到没

有，马寒冰同志说：“别急，是我们的人拾到了。”随即将皮包还给了他。这个叛徒陈谦千恩万谢，说了许多感激的话，后来他还向我表示好感地说：“总裁是决心要消灭你们的，现在搞的不过是缓兵之计，哪里是什么和谈呀！”我问他：“据你看，我们的态度如何呢？”他说：“我看你们是真心想和平。”这一着就把这个叛徒陈谦制服了，原先他在谈判桌上总是趾高气扬，一言不合就和我们争吵，从此以后，他的态度就转变了许多。

一九四六年五月上旬，为制止国民党部队向我中原部队进攻，周恩来同志与美蒋代表到武汉和宣化店视察，五月九日何应钦却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断然宣称“中原根本无冲突”。为此，我们通过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五月十六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如下一条消息：

何应钦掩饰进攻中原区罪行

郑绍文将军严予驳斥

……郑氏发表声明如下：

正当赴宣化店调处中原冲突的时候，何应钦总司令突在京发表谈话称：“共军见东边我军实力空虚，乃将其原驻地大肆向东扩展。”“为防范万一，不得不派军队警戒”，“共军东窜”，等等。所谓“共军东窜”，只不过是总司令的宣传而已，事实是根据可靠情报，在中原军区周围的政府军兵力，已达十一个军，二十六个师，三十余万人。请问在此狭小地区周围派许多重兵是何用意？关于军事冲突问题，何总司令说：“中原根本无冲突。”但自在一月十三日停战以来，政府军对中原军区并未停止进攻与蚕食。四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政府军即曾攻打小界岭、周家河口、犀牛望月山，这些地方均为我军驻地，此不过是挑动中原大战序幕。此外，应山北的马家河、盐店、信阳青渤桥、南王岗、土城，应山南的刘家店、朝陆观、吉阳山等，均先后为政府军攻占。目前中原周围政府军调动频繁，成师的调动即有八十四、四

十七、七十二、四十一、六十六等军，周岳将军的指挥所，最近亦迁到靠近边区的花园。如根本无冲突，请问上述地区政府军是如何占领的？至于何总司令列举我军“向东发展”及“窜据”的地点，乃系我军之经常驻地，停战前即为解放区，至今我军从未越过停战生效之界，且无一地在光山以东及商城、潢川之间，可见何总司令所谈之事实，均反证何总司令之论点不当。如非有意诬蔑，显系制造借口大举进攻……。

从我们几个月观察到的种种迹象看来，国民党一心在准备内战，毫无和谈的诚意。因此，我们估计，国民党迟早是要翻脸的，我们必须作好应变的准备。当时在德明饭店二层楼上，我住的是并排两间房，一间是译电员的寝室，一间是我的寝室，为了防备敌人突然搜查，发现我们的密码，我就把两间并成一间长房，外面一间作我的寝室，里面一间作译电员室，万一敌人进来搜查，我可以挡住敌人盘问一阵，只要把敌人纠缠三、五分钟，搞译电的同志就可以毁掉密码。同时，为了迷惑敌人，我们还买了邮电明码本，盖上办事处公章，批上“机密”的字样和电台放在一起。

六月二十日，先念同志来电，要我回去汇报工作，我便带了国民党一个姓张的副官回宣化店去，当天晚上，先念同志告诉我，全面内战已经迫在眉睫，中央指示我们尽快突围，他说：“本来我们是打算把你们撤回来一起突围的，但这样作就会暴露我军突围的意图，所以中原局决定，牺牲你们在汉的几位同志，因为我们一走，敌人很可能把你们抓起来，今天要你回来，就是把这个问题告诉你，看看你有什么意见。”先念同志的话音未落，我立刻回答道：“我完全接受这个决定，没有意见，敌人捉去不过是坐牢、杀头吧！我一定慷慨就义，不辜负党的信任！”在我们分手的时候，先念同志还说：“请记住，在任何时候都不要丧失战斗意志

啊！”

第二天，我回汉口后，就在武汉地下党协助下，最后购买了一批药品和无线电器材，叫张文津同志押运，派卡车送回宣化店去。

紧接着，我就召集办事处全体同志开了一个会，把当时的政治形势说了一下，要求大家作好应变的准备，我强调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大家首先要保护电台和密码；如果被敌人捉去，决不能向敌人吐露任何真情；敌人审问时，大家只管把责任推到我这个处长身上。如果有谁泄露了机密就开除党籍以叛党论处。”

不久，五师主力就突围了，六月二十九日，在我军撤离宣化店的那天晚上，敌人果然派出大批宪兵特务搜查了我们办事处，抢走了我们电台和假密码，还在我们的住房门口加派了许多哨兵。那天晚上，我正在蜀珍那个四川馆子宴请美国代表和国民党代表。同志们报告这个消息后，我立即向他们提出抗议，并且揪住他们两人（美蒋代表）一起到武汉行辕，要他们归还电台、撤走哨兵。当时，美国代表也伪装觉得国民党方面太横蛮，附和我们说了些话。我们一连向武汉行辕吵了几天，他们终于撤走了哨兵，发还了电台。

第二天，美蒋的两个代表要求我发电报告中原部队，叫他们不要突围，听候谈判，我说：“我们的密码被你们搜去了，怎么发电报呀！”卢济时苦笑着说：“你凭良心说，那是什么密码啊！”

后来我们就干脆用明码与南京中共代表团联系。不久，国民党忽然翻脸，不承认我办事处，只承认执行小组我方代表和工作人员十二人。周恩来同志知道我们的处境后，七月十日，就派专机把我们接到南京去了。

有一天，周恩来同志派尤飞虎同志来，要我去汇报情况。那天，他正在起草一篇文稿，我一去，他跟我打了招呼，又继续写稿，我看他那么忙，打算等他写完后再接谈，可是，他一面写，一

面对我说：“你怎么不谈呢？谈吧！”于是，我就把武汉谈判及五师突围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我谈完后，周恩来同志才停下笔来，对我所谈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指示。这次周恩来同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那种思维敏捷，精力过人的特点实在令人敬佩。七月十三日，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我又举行了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部队进攻我中原部队全面挑起冲突的真相。强烈要求全国人民制止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

大约是八月中旬的一天，周副主席找我去谈话，他说：“我本来想留你在这里工作，现在看来，决定问题的地方不是在谈判桌上而是在战场上，你是军事干部，还是回军队去吧！只有军队多打胜仗才能解决问题。”

不久，周副主席就派专机把我和王效一同志送到了北平。当时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我方代表是叶剑英总参谋长，我去见他的那天，他请我吃了饭，留我在北平呆了几天，后来就派飞机把我送到了张家口。这时，张家口已经解放，很多五师突围出来的同志都在那里，战友们再度相逢了。

（郭令圻整理）



三打侏儒山 全歼伪一师

张 斧

入穴探虎情 攻心战 奇袭伪三团 放俘虏回去“工作” 二打侏儒山
巧施反间计 三打汪步霄 全歼伪一师

一九四一年十月，师党委决定乘日寇准备太平洋战争，华中敌各据点兵力相对减少之际，加紧开辟川（汉川）汉（阳）沔（阳），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们十五旅。

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川汉沔地区，位于长江、汉水交汇处的三角地带，为武汉西部屏障。开辟了这块地区，可以北控汉水，南扼长江，威逼武汉近郊，即对武汉形成战略包围，又为下一步开展湘鄂西游击战争建立桥头堡。因此，开辟这一地区有着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

敌人对这一地区控制很严，大小据点，星罗棋布，除其亲自驻守一小部分外，并派有伪定国军近万人分驻各地，互相策应。加之这一带湖港沟渠纵横，极不利于大兵团运动。面对这些不利条件，要打开一个局面，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入 穴 探 虎 情

当时，正值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规定》不久。旅党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派政治部主任张执一同志带一营兵力，并配备一个二十多人的短枪队深入敌区，全面摸清敌伪情况，以

便正确选择打击对象、制订作战方案。

一九四〇年，张主任奉命策动伪军杨经曲部队反正时，曾在汉阳活动过一段时间，与当地的党组织、群众和一部分地方士绅均建立有联系。此次再去，可谓轻车熟道，有不少方便之处。

在地方党组织的积极配合下，张主任带着十几个便衣队员几乎跑遍了汉阳敌人据点周围的每个村落，搜集了有关敌伪军详细部署、工事、武器配备以及敌伪之间、伪军之间种种矛盾的大量材料，甚至还从伪军手中搞到了襄南一带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和伪一师发给各团在一个月内使用的军事口令。

从大量的调查材料中得知，日寇在这一带驻军很少，主要依靠伪定国军守备。定国军军长刘国钧，下辖两个师和一个直属教导团。伪一师汪步青部辖三个团约五千多人，盘踞在汉阳侏儒山、桐山头、永安堡、消洒沟、九沟、周家帮和沔阳西流河、双河口、彭家场及汉川的南河渡一带。该师在九沟设有兵工厂，能制造步枪，为定国军中实力最大者。伪二师李太平部随军部驻沔阳的沙湖、彭家场一带。此外，尚有小股伪军熊剑东、王维哲等部，皆二、三百人，随日寇盘踞在汉阳之黄陵矶、蔡甸、大集场和汉川之系马口等据点内。伪定国军名义上虽是一个整体，但内部派系斗争很激烈，各派都想吃掉对方来扩充自己的实力，都想单独取得日寇的宠信，因而，各师、团都有很大的独立性。就是师、团内部，矛盾也很大，外来的国民党特务和地方实力派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也很激烈。汪步青手下有个团长叫何定华，原系三青团汉川县分团长。此人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搞了个新兵队，汪步青亦同意从兵工厂拨给他两挺机枪和一百多条步枪。后来此事为另一团长苏振东事先探知，醋意大发，伺新兵队去兵工厂领枪之际，派一个全副武装的连先一步赶至兵工厂，硬把那批枪支抢走，为此事双方闹得几乎火并。

由于伪军间互相排斥，常常以种种借口在日寇面前攻击对方，

加之日寇对这批非正统的伪军亦采用一种利用、限制的政策，故敌伪间相互猜疑的矛盾也很深。日寇怕伪军步杨经曲之后尘，举行反正；伪军则怕日寇“过河拆桥”，来一“未央宫斩韩信”。因此，日伪双方各怀鬼胎，都有防备。汪步青甚至在背向武汉的一线还设下工事，以防日寇突然翻脸，给他个措手不及。

当时，汉阳一带群众中普遍谣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汪步青为了扩大伪军，准备把当地十八岁到四十岁的青壮年全部捉去与日寇换枪械。已经被敌伪压榨得喘不过气来的群众，听到这个谣传后更是惶惶不安。因此，汉阳的群众在反日伪的呼声中，反汪的呼声最高。

针对上述情况，旅党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援，利用敌伪内部矛盾，首先消灭汪步青的伪一师。在军事行动之前，首先向伪军发动政治攻势，并辅以小部队游击活动。在政治争取、瓦解工作的基础上，适时的给以军事打击。在战略上以少胜多，在战斗中又以多胜少，把数倍于我的敌人，一口一口地吃掉。

攻 心 战

汪步青原为国民党八十二军的一个营长，国民党溃退时，他乘机搞了一批枪支，收集了一批被打散的国民党士兵，在其家乡汪家场一带招兵买马，当起了土匪。后来势力一天天扩大，国民党六战区收编了他们，并派来了一个姓黄的当副司令。这个姓黄的副司令来了不久，汪步青突然摇身一变，率部投降了日寇，那个姓黄的国民党副司令也随着变成了伪军的副司令，随即得到日寇允许进驻汉阳侏儒山、永安堡、曲口、水洪口、三羊头、消泗沟、九沟一带。后来我们从知道内幕的人口中听说，汪步青投敌如此之快，姓黄的到来起了催生婆的作用。事后汪步青曾经多次对其亲信的部下大言不惭地说：“你们跟着我，没有个失败的！汪

公（汪精卫）得势，有我汪某一分；蒋公（蒋介石）得势，也有我汪某一分，放心大胆干吧！”国民党“曲线救国”论的实质，汪步青的这个自供可算是一语道破了。

汪步青投敌后，卖命地为日寇干，很快赢得了信任，日寇把护卫武汉西郊的重任都交给了他，这使得汪逆更加死心塌地的为虎作伥。一九四〇年春，我豫鄂挺进纵队一部，在李先念司令员亲自率领下，曾一度深入侏儒山地区活动，希望争取汪逆反正抗日。殊不知汪逆自恃其身后有蒋、汪两座靠山，不仅不理睬我们的劝告，竟勾结日寇，企图向我军发起进攻。我军当即给予有力打击，直捣侏儒山，毙其营长以下官兵百余人，生俘二十余人，首次打下了汪逆的叛国气焰，树立了我军军威，给当地群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次，我们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旅党委仍派张主任再赴汉阳，领导当地党委对汪逆开展强大的群众性的政治攻势。

张主任到汉阳后，曾通过地方士绅带信给汪步青，敦劝其反正抗日，并向他提出，只要他能脱离日寇，不再认贼作父，助桀为虐，残害同胞，我军可以对其投敌后的罪恶，既往不咎。然而，汪逆始终坚持其反动立场，一面对我军进行敷衍，说他们是“奉蒋委员长之命曲线救国”，一面对我军严密防范，加紧赶修工事，准备与我军顽抗到底。

在劝戒汪步青的同时，我们发动了伪军家属和与伪军有亲戚关系的群众，向伪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到处散发传单，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我军打击敌伪的战绩，告诫伪军识时务，不给敌人当炮灰，赶紧行动起来，拖枪反正。由于我军在四〇年打击汪部时已树下了军威，因而宣传效果很好。驻裴家山的新兵队听到宣传后，曾托人向我地下党组织打听：“新四军来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告诉他，最好是拖枪跑，万一跑不了，伪军官威逼他们抵抗新四军时，子弹朝天打，并在枪头拴块白布条，听候

缴枪，这样就可避免新四军打死。以后在战斗中，新兵队大多数人果然照这样办了。裴家山里外有四层工事，由于新兵队没有抵抗，我们没花多大力就拿下了裴家山据点。

与此同时，广大群众也积极行动起来，为我军解放以上汪伪据点作好了准备。各湖港渡口的渔船渡船都编了号，随时可供我军使用。离据点较远的村庄都组织了担架队、搬运队。据点附近的群众也不甘落后，他们一方面不断把伪军一举一动报告给我们，一方面秘密组织了公路破坏队，准备一旦我军正面打响，他们就迅速把公路挖成几十段，阻止日寇从蔡甸迅速增援。永安堡附近的群众还干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伪军抓了一批民夫到九真山为他们修碉楼，民夫们在我地方党组织的指导下，偷偷地把稻草、木屑填在碉楼墙脚里，碉楼修成，外面看来很威武，但还没等我军攻打，一夜北风就吹倒塌了。

强大的政治攻势使得伪军从上到下，个个惶惶不安，伪军中被迫当兵的，开始三五成群地携械投向我军。我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揭开了消灭汪步青伪军的序幕战。

奇袭伪三团

我军要攻打侏儒山一带的风声越来越紧，曾经挨过我军铁拳的汪步青，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面向其主子呼救，一面强迫群众为他们日夜放哨，并规定：所有民哨，一旦发现情况，白天以鸣锣为号，晚上以点火为号，立即向据点告急，如发现情况不报者杀。我们利用了他这一点，组织群众天天晚上点火告急，并派出小部队夜晚在伪据点附近放上几枪。这样一来，一处点火，各处都跟着点火，一点火就是几十里，闹得伪军一夜数惊，不能成眠。这样一连闹了四、五天，据点里伪军开始有些麻痹了。就在这当儿，我军以四十四团两个连和天汉支队两个连，从汉阳的索河、肖家集出发，分两路向侏儒山发动了奇袭。